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

圖書編

六經類

易

漢儒所說龜文可證者莫如大戴禮經注之言大抵圖書之說至宋始詳其源發于希夷而劉牧亦從范諤昌傳希夷之學其紊亂圖書特錯午言之以祕其

術爾

熊明來辯
河圖洛書

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

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爲乎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竝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有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

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矣。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先之乎。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已。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

王偉洛書辨

乾父之處西北也。豈徒逸於無爲哉。抑將防閑於陰禍也。戰乎乾言陰陽相薄者。則其義焉。揚繪論後天八卦方位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內外者出處之象也。

初上者終始之象也。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於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於亂者，得所附也。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爲之先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安靜者，要其終也。故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辯逆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外內，近遠終始各存其會，辟險尚遠，趣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闇，豐尚光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動天下滅君主而不可危也。侮妻子用顏色。

而不可易也。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

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

王弼周
易略例

感不以義，雖邇而不可懷也。應必以理，雖遠而不可棄也。剛未必勝，失所據也。柔未必危，得所御也。夫適時之變，不在多算。合世之功，不待博救。統之有宗，理之有主，善從事者，司契而已。二五多譽，卦之宗也。三四多懼，爻失中也。苟獲其中，雖弱必治。苟非其正，雖強必災。是以大有六五，柔非其體，在卦之宗，雖柔猶吉。同人九三，剛得其位，非爻之中，雖剛猶危。強而失正，則強不足安。弱而得中，則弱不足患。小畜卦稱密

雲不雨而上九爻云既雨既處在於不雨之時而獨以能雨爲德者存乎物之所欲也履卦稱履虎尾不啞人亨而六三爻云履虎尾啞人凶在於履亨之時而獨以見啞爲凶者存乎衆之所忌也夫負世之才雖小無易適時之望雖大無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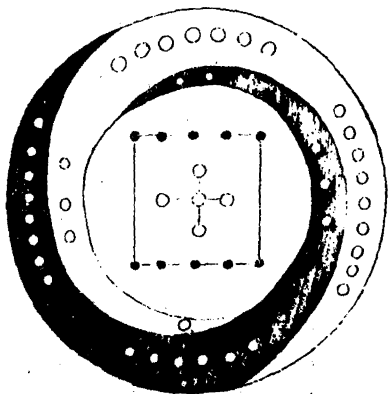
王弼易
總論

圖書編

蓋坤復晦朔亥子之際天下之極深處也是之謂淵生生之本也此圖書一皆居下而坤坎之位不可易也歟

圖書一
皆居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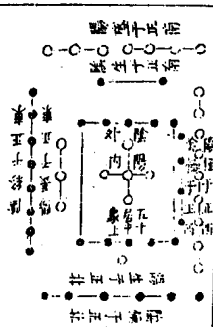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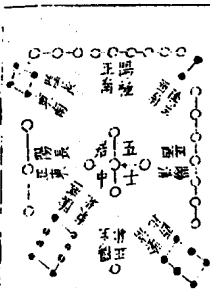
太極河圖



雖曰一六在下，二七在上，其實皆陽上而陰下。雖曰三八在左，四九在右，其實皆陰左而陽右。雖曰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其實皆生數在內而成數在外。雖曰陰陽皆自內達外，其實陽奇一三七九陰耦二四六八皆自微而漸盛，彼欲分裂其幾點置之某處而更亂之，蓋卽此太極河圖觀之哉。但陰陽左右雖旋轉無定在也，而拘拘執河圖虛中五十無位之說是又不知陰陽合於中心，而土本天地之中氣也。

太極河圖說

河圖天地交洛書日月交



一三七九陽也，日之象也。二四六八陰也，月之象也。即奇偶位次，而日月之交見矣。

一三七九陽也，天之象也。二四六八陰也，地之象也。即奇偶位次，而天地之交見矣。

天地交則泰矣。易卽巖艱貞於九三。日月交則既濟矣。易卽謹衣禡于六四。君子因圖書而致慎于交也。深矣哉。若夫統觀河圖。除中五十。則外數三十。徑一圍三。故圓謂圖爲天之象可也。統觀洛書。除中五數。則外數四十。徑一圍四。故方謂書爲地之象亦可也。圖之數五十有五。其數奇而盈也。非日之象乎。書之數四十有五。其數偶而乏也。非月之象乎。潛神圖書者。可無反身之功哉。蓋天地日月之交。卽吾人性命之理。姤復之機也。果能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天地交而一陽含于六陰之中。日月交而一貞完其純陽之

體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化生剋之神妙不在圖書。而在我矣。否則圖書固不當互相牽扯。而圖自圖書。自書亦方圓奇耦之象數耳。於窮理盡性致命之學。何與哉。

河圖天地交洛
書日月交論

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是聖人解河圖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此是聖人解洛書參兩參伍。此是聖人作易本旨。一部易皆是參兩參伍之妙用。參兩參伍非是兩事。河圖洛書始終妙在參兩二字。一三五參天得九。故生南方九。九七五得一。故生北方一。三九五得七。故生西方七。七一五得三。故生東方三。老陽少陽互

爲生成皆是參天二四兩地得六故生西北六六八
得四故生東南四二六得八故生東北八八四得二
故生西南二老陰少陰互爲生成皆是兩地

圖書參
兩參伍

總論

河圖之數十十者天地之全數無盈虧也洛書之數

九九者天地之活數無窮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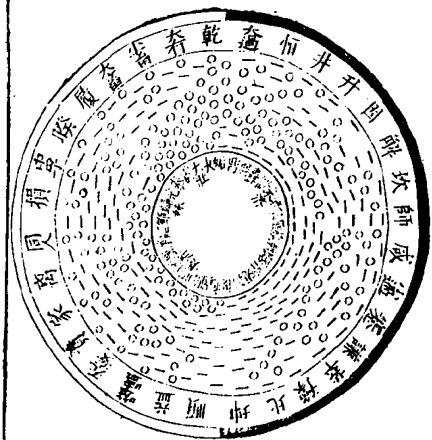
圖書參兩
參伍總論

伏羲俯仰觀象流傳數千載未嘗無易何爲不知流
行變動直待文王而後改哉且伏羲之時帝出乎震
而文王受命時天地定位曾得而改易之哉卽如先天
且非一圖之可盡又安知二圖非一人之畫也觀易

云一陰一陽卽云陰陽不測云一闔一闢卽云往來
不窮云天地定位卽云帝出乎震其意蓋可識矣噫
謂後天旣改于文王矣而乾坤屯蒙需訟不自仍其
改定之圖以序易又何也蓋六子必非聖人所能進
乾坤必非聖人所能退也

後天卦
圖說

太極六十四卦圖



此圖卽先天圓圖次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秩然於一圖之中陽在左而上下皆陽包乎陰陰在右而上下皆陰包乎陽雖卦位稍參差不齊實於卦爻未嘗與之以已意陳剩夫曾以此圖上之

憲宗朝原圖下有一心字以圖當中心一點未免視圖與心爲二也今止存其圖云夫卦止六爻六爻卽六位也此圖參差錯綜雖曰連其虛位不免七其數矣似與舊圖不合然以七日來復之義揆之亦與易道不相妨也是故乾純陽也坤純陰也而陰陽皆由微至著其機實始于姤復之間自一陽以漸至純陽

自一陰以漸至純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試自陽儀觀之，復本一陽在下，順則二陽而陽尚上，屯之二陽進而在五，益雖三陽五上相連，震則陽進而六四矣。由此漸進爲大壯，爲夬爲純陽之乾，而陰儀由姤漸進至坤，亦如之。是造化固不由積累而成，而詳玩此圖，謂其無漸次不可也。太極六十
四卦圖說

八卦相錯，神妙萬物，且不可以先天後天分也明矣。何必曰進六子退乾坤爲文王所更定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後天卦位也。今所傳之易，乃文王之易，何爲始乾卽繼之以坤，又繼以屯蒙需訟師比而不

依乎後天圖之次序耶。此皆自先天圖後天圖之辨異言耳。然說愈繁愈支。又有以二圖而強合之者。先天

後天
總論

凡吾說圖之意，所以明其爲活數我數也。天地之用，水火二物而已。造化太初，水火同原。其始也，水胎火於正北，火騰水於正南。水火交而金木生，以正物命。其繼也，木金反於水，火又反於水，歸藏母胎，以端化原。於是乎有數，傳稱物生而有數，數而有滋，滋而有象，是也。歸六十四卦於八卦，歸八卦於乾坤，而歸乾中於吾喜，怒哀樂之未發，則中在我。義文周孔之

深意也。夫喜怒哀樂，愚夫愚婦所必有，而圖之中在焉。則天地萬物始終之理，豈不在人哉？是我數也。然則喜怒哀樂亦有數歟？曰：數者節也。灑掃應對進退辭讓之間，徐則固，疾則不遜，不疾不徐，有數存焉。如從一至十之不可遺，不可紊，也是所謂節也。是以不瀆不誥，謂之知幾之神。而或徐焉則多於數，或疾焉則不足於數，亂於威儀，見乎四體，是謂冒真於非幾，非幾凶悔吝隨之矣。則喜怒哀樂不有數，數不在我哉？象月者白爲望，黑爲晦，半爲兩弦，似矣。至合璧則無所措其巧，何者？合璧黑白同也，判之非合，半之非

璧則示意于黑白純半之表，使人以意取於白黑純半之表，得其所謂黑白同者，抑良工苦心矣。圖書亦然，象陽以奇，象陰以偶，左乾右坤，如月之弦，亦似矣。至坤復晦朔，亥子呼吸之際，則無所致吾意，何者，奇偶同也。奇偶之象止及於晦朔，亥子呼吸而不及其際，其際則非晦朔，亥子呼吸而實晦朔，亥子呼吸同故也。君子將神明所歸，得所無晦朔，亥子呼吸同者，亦惟於奇偶純半之表深研所起意，冥焉而得之心

可矣。

圖書象數總論

易大傳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十月小雪節，剝之上九一爻至此剝之已盡矣。交小雪之日，是純坤也。而復之初爻一分之陽已生於此時矣。積三十分至十一月冬至，乃復卦初爻，是復之初爻生於十月交小雪之時，非生於冬至之日也。四
月小滿節，夬之上六一爻至此夬之無餘矣。交小滿之日，是純乾也。而姤之初爻一分之陰已生於此時矣。積三十分至五月夏至，乃成姤卦初爻，是姤之一陰生於四月交小滿之時，非生於夏至之日也。乾坤十二爻當十二月，每爻積三十分方成一日一分。如小雪到冬至小滿到夏至亦三十日十二爻計三百

六十分當三百六十日而當月之爻有十五分却在
前月交中氣之日已生矣此造化之幾也可見幾之
初生甚微可畏哉此聖人所以致治於未亂保邦於
未危而聖學必慎獨研幾爲第一關也

造化之幾獨說

世之學易者不究其本原務欲以皇極經世同於義
文周孔之易可乎

皇極經世論

夫易本以明變自六十四卦觀之一卦一義不相同
也自三百八十四爻觀之一爻一義不相同也而位
則六而已矣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
柔相易此卦爻之通義也故謂卦無變不可也謂某

卦變自某卦不可也。某卦變某卦不變不可也。蓋易道無窮，聖人觀象取義，亦非一例。隨其卦之所重與象之易見者，各指以示人，非特以其變而言也。凡曰往曰來曰上曰升之類，皆自成卦之後觀之，似有此往來升降之象耳，非真自外而之內，自此而之彼也。

卦變
圖說

範有九疇，所陳者理，而蔡氏範數，非九疇也。世俗皆宗其說者，蓋泥于範出洛書，見書之數九疇之數亦九也，遂以數求之，而不知是理也，非數也。如以數而已，則禹受之，武王訪之箕子，陳之，更三聖矣，不聞有

一言之及於數者豈範錫神禹尚有不盡之祿而參寥千載必待蔡氏以發其不傳之數耶此可以明範數之非九疇矣而宋儒則未之察也故愚又謂洪範非洛書也禹之訓謨也要之垂世以敘彝倫因事以立法則亦不出於書者猶之義文之易也太公之丹書也皆可以垂訓而以爲必出於書者非也範數非九疇也蔡氏之書也要之因占以設教因事以示戒則亦不必出於疇者猶之楊氏之太玄也焦氏之易林也固可自成一家而以爲必合於疇則未也故先儒劉牧謂圖書同出伏羲之世河南程子亦謂聖人

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知圖書皆所以畫易，則知範之不出於書矣。知範之不出於書，則蔡氏不得以數明疇矣。世徒見緯侯之書詳聖人受河圖之始，以爲河出天苞，洛出地符，河圖龍發，洛書龜感，聖人之受圖書於天，其始皆有神物以受之，以是爲可以厭服天下與來世也。而通人達士莫能討覈，世儒因是以信其必然也。增長而附益之，以成其說，譬之律令，其始若畫一而巧文以舞之，則千機百算者出矣。是故有以十爲洛書，九爲河圖，如劉長民、張文曉者矣。有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圖。

爲太一下行九宮數如蔣得之者矣有謂得圖書於
青城山隱者有謂別傳圖書於異人而爲九十皆河
圖洛書非圖之說者有以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者
今夫六經之始也其作易也。不知有書也。其敘書也。
不知有詩也。而其道並行。譬之七曜之懸於天也。五
氣之布於時也。道固章章在矣。而後世擬易而易晦
矣。補書而書亂矣。續詩而詩失矣。三傳作而春秋微
矣。補周禮而禮亡矣。此僭經擬經窮經經絕而後世
多異論也。其謂龍馬出河伏羲遂則其文以畫八卦
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

九類此孔安國之說也。其謂伏羲經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此劉歆之言也。其謂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四。此關明之論也。宋儒邵子亦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嗚呼。信如是。則易出於圖。無圖卽無卦矣。範出於書。無書卽無疇矣。而聖人作經之本。不旣遠乎。其訛起於緯侯之書。三代更帙。易卦則同。而連山而歸藏。而周易。未嘗外伏羲所作。別爲一易也。乃邵子圖學。

以此爲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左右
分析以象天氣謂之圓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
類謂之方圖易於天氣地類蓋象矣奚俟夫圖而後
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爲圓又填圓以
爲方前列六十四卦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卦于
圓圖上古無言之易何若是紛紛哉劉向作洪範五
行傳其言某事致某災某災應某事捷若形影破碎
分析世以災異之學病之而遂疑念用之疇或未可
盡信夫人君事天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喜怒以
爲已之悖順此所謂念也微而休焉脩之當如是而

求其肅必時雨又必時暘哲必時燠謀必時寒聖必
時風則難矣微而咎焉廢之當如是而求其狂必恒
雨僭必恒暘豫必恒燠急必恒寒蒙必恒風則舛矣
蔡元定作皇極內篇補洪範不傳之數以疇之月合
書之九九衍之而爲八十一八十一衍之而爲七百
二十九極之於六千五百六十一焉洛書數之祖祖
洛書而推之于不可窮此元定之精于數學也若謂
洪範之缺藉以推行何其敢于誣經也哉是故六經
之道幾絕而復明者諸儒傳經之力而使大義不盡
明于世者諸儒牽合擬附之罪也

蔡元定洪範
皇極論

自漢而下如京房楊雄關朗司馬君實各有圖焉以其思則精矣以其象數則密矣以爲是卽天地自然之造化則未然何也京楊於易之卦爻不免以已意減損之其餘又非二子比也

先儒諸圖總論

真西山曰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積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

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牽制於文義之末以是爲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散忘失至爲宴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闔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程頤曰若謂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

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夫剝而來今觀五陽五陰之卦卽一陰一陽之卦也果旣自復姤來又自夫剝來乎諸如此類皆求之不知其說此易學所以愈支而愈晦也是非謂諸儒不宗易也謂其不肯宗孔以明乎易或各自爲一易焉可也謂其發明周易則非也

經濟編

紉明手頁崇同赴洛在途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矇昧未分也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旣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闢拓老子云有

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
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
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
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
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
始冲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
爲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
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
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
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如吾子云矇昧未分豈

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于未分
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

稗編

六經類

書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語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

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
王遺書也先師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
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
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
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剪裁浮辭
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
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
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

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
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
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
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
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
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
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
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
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

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孔安國尚書序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爲之傳而未得立于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往往人猶以僻書奧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蓄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

復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爲科斗書，傳於唐者爲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者，蓋一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通考論古文
今文尚書

朱文公語錄云：典謨之書，必是經史官潤色來尚書。誥命皆分曉，亦是當時制誥是朝廷做的文字，如盤庚、酒誥等篇，皆是當時與民說話，正如今之榜文、曉諭、方言、俚語，隨時各不同。後來追錄而成。

鄭樵古文
今文辨

中星二字始見於孔傳曆象日月星辰之下，前是未見也。堯典候中星之法，歷一月而中星移次，歷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

次二十八宿運轉不停。惟春分星鳥南星昴西星虛北星火東天位與地位合春而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矣。所謂中星移方者如此。堯惟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備舉之堯典中星舉四象十二次。月令專舉二十八宿。且患井斗度闊而別舉弧建以審細求之。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併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度焉。朱子嘗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以是知中星之轉移即天體之轉移也。定一歲之運實本於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

八度率一氣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減每
十八度此法之由來必已久矣堯典雖畧然賓出日
餞納日冬夏至致日行之惟謹且星鳥星火星昴星
虛必冠之以日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
中星乎月令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
牽牛中冬昏東壁中蕪氏日月令與堯典異舉月本
也漢志亦引月令章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
中而中進在節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證三統曆後
晉志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曆方退至壁八度
爾豈有月令時仲冬已昏壁中而漢晉乃反在奎之

理月令仲冬惟舉月本也此所以昏東壁中也

陳櫟中星

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朱子之時則日在斗昏中壁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恒于中星知之苟

以爲互見其法無乃甚踈邪

貝瓊中星解

太陽以逐月中氣後移一辰自有定法如昏旦中星只當以月建對衝昏旦互求之孟春昏中之星即孟秋旦中之星孟夏旦中之星即孟冬昏中之星不可拘一月一星傳曰火中寒暑乃退六月初昏心星中而暑退十二月平旦心星中而寒退此即求昏旦中

星之捷法也

熊朋來月令中星

子王子謂而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旣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與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于荒野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遜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奔周之說毋乃謬乎至于此

干箕子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囚而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春論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金履祥微子不奔周辨

圖書編

不特說命中朝夕納誨。祇若休命君臣皆非虛語。歷觀微子崇德象賢。蔡仲率德改行。君陳之孝友。畢公之保釐。君牙之率祖。罔命之匡不及君之責承。皆實

意而臣之受命者亦皆實事。豈若末世詞命一出于故套。曾不論其才德。堪此命否也。又安望其視王命之有赫儼。然受天明命哉。若夫成王顧命。不徒委寄得人。允爲萬世託孤標準。然其所謂亂威儀。貢非幾一。皆摭其平生之所操存。蹈履者。以垂訓嗣王。莫非實語實事。何爲承君迷罔之際。假遺命以擅權也。噫。以君牙罔命之書。尚有以翰林制誥格子視之者。孔子刪書之旨。益微矣。書有六體。而亦有不盡然者。如禹貢。洪範。武成。金縢。與五子之歌。是可盡以六體拘之乎。但書之體。雖不同。要不越乎史氏所紀錄也。古

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禹貢武成金縢、得非右史之所紀乎、洪範五子之歌、得非左史之所紀乎、然則書亦史也、謂虞夏商周之書、即虞夏商周之史、亦可也、苟如後儒所論、徒有取于史、識史才、史學三者具長、而于道一無當焉、則其文非不工、事非不核、筆力非不古、徒雄俊、此亦謂三代以下之史也、又何怪經史事道之攸分哉、凡九州輿地所載、靡不具于禹貢、今猶古也、柰何後儒于經中所載山川、各以意見言之、豈知郡縣雖與九州異名、而區役率未之改、即九江、孔殷載諸荆、可知言及揚州者、誤矣、三江底定、載諸

揚可知言及梁州者誤矣。九河之跡其地今猶可考。則知謂碣石并九河淪于海者誤矣。陽鳥今尚攸居。如故則知疑彭蠡于他郡者誤矣。禹貢成于三苗即叙之後則知謂禹未嘗親至荆揚遺官亦畏三苗不敢入故荆揚有錯簡者誤矣。

學書
大旨

夫東作南訛西成皆言其方而冬獨謂之朔則朔即北矣。舜典東巡狩至于岱宗南巡狩至于南岳西巡狩至于西岳朔巡狩至于北岳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則朔爲四方之北無疑也。不然何取于幽都之義也。在易卦離爲日坎爲

月坎非正北方之卦乎日月交會于壬而壬非亥子之間兩日終始之際乎虛乃北方七宿之中而中星在昴則日不在虛宿之初度乎可見正非坎位壬子而虛宿所在謂之朔乃月之本位也每月晦朔之間月到坎位而日來會之則日月交會名之爲朔日魂月魄交相摩盪陽神陰精互爲吐納此正天地之交構也朔日之名本諸此晦即幽都而萬象幽暗自此復蘇與易之明入地中用晦而明其義同知朔則知易矣惟日月合璧于朔故相推明生萬古常新四時之溫涼寒暑萬物之生長收藏悉本乎此易之生生

月生者取

坎離大

過而又

公其說爲

坎者

夢

取諸日月之相疊也。至顯明矣。繫辭謂陰陽之義配

日月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孰非朔易之義乎。否則

朔易止謂歲事更易何爲獨曰乎在而南訛亦于人

爲何與哉。世之人徒知天之神爲日而日與月交于

朔莫之知也。徒知人之神爲心而神與精交于坎莫

之知也。試肯審察于寤寐間當即得之矣。是以觀精

神交于腎則天地交構愈明。觀日月交于朔則人心

交會愈顯。但在人一日之夜分。即在天一月之晦朔

一歲之冬至

朔

長江原委并禹之導江所載亦甚詳矣。以禹貢之文

考諸今日之地勢其能以盡同乎是故言九江則以今日之九江府當之蓋江分爲九旣無間斷之殊江漢水匯爲彭蠡亦無倒入湖口之勢有如朱子之所辯者且緣此遂謂大禹未嘗身履梁雍荆揚地止分遣官屬往視况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所居當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方負其險阻頑不即丁則官屬之往者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爲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常爲澤而甚廣也是因今日之地名疑禹貢之錯誤其果然歟又引鄭樵謂東滙澤

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是又因後人之說疑禹貢之宜刪也已。試以九江郡與彭澤縣之有可考者言之。山海經言廬江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江。已與禹貢不合。漢之廬江郡即今廬州安慶地。故不在江州。潯陽本以新之潯水得名。亦不屬柴桑縣。縣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江州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潯陽并柴桑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晉安帝義熙八年始省潯陽入柴桑縣。其後唐又改柴桑縣爲潯陽縣。然則今之九江郡且非漢晉時九

江矣。况禹貢之九江。那惡可據。今之九江。以潯水。中洲渚之間隔。而并疑經文也。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或指彭蠡為南江。以足經文中江。非江之數。故與震澤不相關。或謂三江。宜求之上流。如郭璞山海經註。岷山大江所出也。岷山南江水所自出也。岷山北江水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于蜀。注于震澤。故禹貢紀其原及其委耳。若只據其地名。求之周禮。職方氏云。揚州數曰具區。川曰三江。則周禮距禹貢特千餘年。而具區已異乎震澤之名矣。矧今之太湖。又異乎震澤具區之名耶。或又指巴陵為東陵。指洞庭為彭

蠡要皆出於臆度之見。以數千年之後求合數千年之前。陵谷變遷。安得一一悉如故也。經文前云彭蠡既豬。則其自豬爲澤明矣。後云東匯澤者。今每歲春夏江漢水漲。則湖口倒流入彭蠡。以上達豫章郡。孰謂經文之果誤哉。噫。禹貢傳來舊矣。繪畫天下山水田賦爲萬世不刊之典。九州山川各有分疆。觀三江既入。載之揚州。則知求之上流者非也。觀九江孔殷。載之荊州。則知郡名江州而求其跡于湖口者非也。觀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載之雍州。則知洞庭彭蠡之間。爲三苗所阻。不知作禹貢時。三苗皆已懷服。而遺

官之說其非尤甚。觀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則鄱湖爲南江，可不言而喻矣。故曰信聖經者宜據古以考今，不宜因今之異同以疑古也。至云禹貢錯誤云十三字衍文當刪，則吾豈敢。禹貢疑議

無逸之書，周公舉以告其君，孔子取以筆諸經，可信可傳，無踰此者。史遷尚以祖甲爲淫亂，而妄加詆毀，向非無逸之篇，則祖甲之誣將終於莫之白，而至有疑祖甲爲大甲者。是史以記事，其於事之是非真偽，且不可憑，則又何有於道哉。按書之多士篇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左傳晉趙鞅救鄭筮遇。

泰之需曰微子敬帝乙之元子也。春秋去古未遠，其言即爲泰九五而發，亦有可據。何京房傳乃有湯歸妹之辭，荀爽對策張說作銘，皆因之。程傳則以史謂湯爲天乙，厥後有帝祖乙，皆賢王也。後又有帝乙，未知孰是。夫書稱帝乙有明德，及考史鑑所載，則云帝乙商道益衰，將信載道之經，乎抑信記事之史乎。信經則書與易合，信史誠不免程傳之疑矣。夫易書所稱帝乙祖甲，皆周公所表章也。二王必爲商之賢王無疑。况商王多以十干爲名，取乙之名者五，曰天曰祖曰小曰武曰帝，其世次各異，何爲不直信易卦。

此紛紛著
作宜歸四
龍也

交所稱本帝乙也。而反以天乙祖乙之相混。以甲名者五。曰大曰小曰沃曰陽曰祖。亦世以名殊。何爲不直信書無逸所稱本祖甲也。而反以太甲之相淆。雖然經史中武帝乙原無可考。疑爲天乙可也。而載諸多士者。至明顯矣。傳易者不之信。而祇信緯書與京氏之說。或祖甲原無可考。疑爲太甲可也。而載諸無逸者。至明悉矣。傳書者不之信。而祇信帝記與孔氏之說焉。則是經且因傳而淆之矣。又何怪史遷訛誣祖甲帝乙。而後世莫之辯哉。噫。傳稱夏后孔甲。擾于有帝。且有盤盂之戒。而史遷亦謂其淫亂不道。今雖

欲辯之其如文獻不足徵何

刑甲
帝乙

考康誥所由作在書序則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
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書傳則曰武王封
康叔於衛乃作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若果以爲成
王時作也然篇中所稱如朕其弟顯考文王乃寡兄
最適乃文考既曰考曰兄曰弟其必非成王詞也明
矣或謂誥作於周公而稱弟者周公弟之也豈有王
若曰孟侯朕其弟而可爲周公之稱乎此必武王命
康叔之詞而序之誤也無疑矣或又爲武王時康叔
尚幼故未就封然篇中有曰朕心朕德惟乃知曾謂

知武王之心德者尚可以勿言之乎。但其文拳拳于明德慎罰中有助王宅天命。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無作殄等語。不類封國之誥也。嘗按春秋傳定公四年祝佗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命伯禽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命以康誥。封以殷虛。又曰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即此以意度之。或者即康叔爲司寇而命之。以是誥歟。以命司寇之誥爲封國之誥。或曰因康叔之國在殷地。而後人誤傳之歟。但斯言也。亦因康叔爲司寇之言而言之耳。噫。若果信以爲司寇之誥。匪特與明德慎罰之文不相悖。

而封國在司寇之後則書傳與祝佗之言皆可意會

矣康誥

穆王周賢君也後儒信雜說而不信聖經乃誣之以
髦荒何哉昔孔子定書自周成康之後獨存穆王作
君牙伯冏呂刑三書用人訓刑俱不墜文武成康之
風烈及觀韓退之作徐偃王遺碑乃曰偃王凡君國
子民待四方一出于仁義時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
下得八龍騎之西遊宴王母于瑤池歌謠忘歸四方
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賔祭于徐執三帛二生
之物于徐之庭者二十六國穆王方且復命造父御

長驅而歸，伐徐偃王，北走。嗚呼！如退之之說，則夫子所存三書皆可廢矣。孰知是說也，倡之者列子和之者左氏，信雜說而不信聖經，退之不得道其責也。

穆王
三書

昔者孔子刪書而終之以秦誓，嘗竊怪焉。或以爲周衰而秦興，孔子固已先見其微，而於敘書特錄之也。噫！聖人之心，至公無我，豈逆料於數百年之後，而以

與不通

事功成敗論哉！及觀秦誓一篇，則見穆公悔過遷善，懇至慚怍，春秋戰國諸君慮未有及此者也。然則如繆公者，聖人惡得而不與，而秦誓一篇，聖人惡得而

不錄

秦誓許
改庵

經濟編

書稱商始咎周以戡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
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
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
年商人有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
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
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
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
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

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傾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傾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

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爲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文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

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諸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爲稱十有三年。對曰。畢喪伐紂。出于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爲後世法。及孔子旣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三年爾。復何疑哉。

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歐陽

修泰
普論